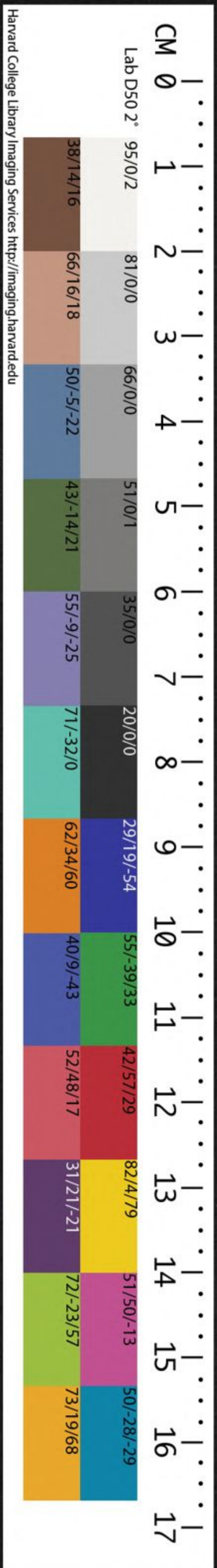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TS56/1388(5)

梁惠心王 上下

孟子說約 元





全三正印

福嶋藏書

温故堂

温故堂

上孟字體正訛

與非沼非營非填非鼓非曳非步非涉非徒非檢非  
 挺非樞非捷非襄非領非訖非率非蒙非蔽非解非  
 福非廚非鈞非毫非超非構非緣非弱非強非災非  
 惛非鼓非從非簪非頰非獵非免非獯非鬻非句非劍非  
 祐非越非雪非朋非巡非荒非鯀非笑非稟非  
 囊非賣非斷非虛非拯非係非倪非置非郤非閏非  
 壑非廩非鬲非郵非解非懸非充非鑿非築非業非  
 鼎非金非丑非滋非膠非勳非捷非剌非縮非惛非  
 蹶非私非辜非拔非溷非活非塵非惕非函非術非

孟子序說

朱熹集註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騶人也騶亦作鄒受業于思之門本邦國也

人為行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

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

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

長於詩書而已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豈知孟子者哉

長於詩書而已







退之温字不好  
場人之短

悅如字后 避水火也 避如字 係累其子弟 係累同 天下

固畏齊之疆也 疆同 反其旄倪 旄同 昔者大王居邠

焉 于同 由反手也 由同 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起同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閔同 般樂忘教 般同 太甲

曰 太如字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內作 由焉

人而恥為弓 由同 遺佚而不怨 佚同 王餽兼金一百

而不受 餽同 木若以美然 以已 古者棺槨無度 槨同

有私龍斷焉 龍同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罔同 今滕絕

長補短 絕同 草尚之風 尚論語 其實皆什一也 什同

截 此 汎濫於天下 汎同泛汎后 禽獸偪人 偪同 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 二惟字與 師死而遂倍之 倍同 疆曾子

疆同強 後做此 則市賈不貳 賈同價 或相什伯 什伯同 徒之

女家 女同 出疆必載質 質同 不以急乎 以已 不以泰

乎 以已 昔者不變 去同 匪厥玄黃 匪同 實玄黃于匪

于同 於 泄柳閉門而不內 內同 病于夏畦 于同 什一什

十 於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辨與 洛水警余 余同 邪說蒸

行有作 有同 居於陵 於音鳥 已頻顛曰 顛顛同

下孟字體正訛

雙 雙輪輸準 非 非鑿鑿 麗 麗非纓 毆 毆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非 非毆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

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 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

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 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

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

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 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

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

如也然尚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中內同是時孔子當阨阨同智譬則巧也譬如舜尙

見帝尙同卻之卻之為不恭却同其餽也以禮餽同

君餽之粟餽同庶人不傳質為臣質同周道如砥砥同

者秦人之象者同天生蒸民蒸詩民之秉夷夷詩有

同者也者同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同鄉為身死

而不受鄉同屈而不信信同豈謂一鉤金鉤同奚翅

食重翅同力不能勝一匹雛匹作徐行後長者謂之

弟弟同越人鬪弓而射之鬪同燔肉不至不稅稅同

而行燔作言歸于好于同君不鄉道鄉同貉道

也貉同君子不亮亮同何知慮乎知同曾益其所不

能曾同衡於慮衡同入則無法家拂士拂同孟子謂

宋句踐曰句同以佚道使民佚同驩虞如也驩虞同

蹠之徒也蹠同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辟同

勿放太甲于桐于同亡親戚君臣上下亡同猶棄敝

蹠也蹠同終身訢然訢同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弟同

有違財者財同知者無不知也知者之知二女果果

裸裸周于利者于同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厄同士

憎茲多口憎當四肢之於安佚也佚同今之與楊墨

辯者辯與用其二而民有殍殍與上

辯者辯與用其二而民有殍殍與上

辯者辯與用其二而民有殍殍與上

辯者辯與用其二而民有殍殍與上

辯者辯與用其二而民有殍殍與上

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黃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

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故孟子過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

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

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使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

作處天地懸隔

作處天地懸隔

作處天地懸隔

作處天地懸隔

作處天地懸隔



新鐫四書說約大全合參

陳晉太士

浙水趙斯雪嘯全訂

鍾運泰廣颺

胡爾桂丹五

羅文璧遂子

全旨合參○此章只重在仁義上斤利言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

一生經濟故於首篇發之何必曰節一章之綱領四節深言利之

害五節決言仁義之利末節足上文之詞須還他結體方與前不

同亦有仁義是正說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蓋戰國之君中于利

已深空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信故反覆指陳利害無非曲引于

仁義也○仁義包体用而言

序梁惠王以礼招賢孟子自鄒至梁以見之欲行道也

序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夫豈徒哉亦將有以利益吾國而使

之富強者乎○惠王一見孟子似有欣幸意開口便說個利字未

免以時臣事君者待孟子故下文隨抑之而以仁義提醒他○大

全金氏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詞非必有是年也○叟非絕

句當連下文

序孟子對曰王有志于致治與邦何必曰利亦有育德愛民之仁

制心制事之義為無弊之大道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者也○此

節重下句曰何必決言其不可也曰而已矣見此更無可言也

亦字對利字有字可味見心所固有士大夫所同有王所宜有者

序夫利固不可求亦知求利又自有害乎王一國之表率也王自

壽曰何以使利吾國則大夫有家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家士庶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備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益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聲於上同聲長也致基不軻示諡音



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身上與下交相征取乎利而國日以危矣蓋弑奪從此起也萬乘之國或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或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夫其君萬乘而臣取于焉其君千乘而臣取百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而可以相安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則貪欲橫恣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必不廢足其禍亦至于此○趙注天子建國諸俱立家上干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義○大金陳氏曰此章始末皆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功為尤切○王曰至國危自利推到害處萬乘以下詳國危之事王者大夫士庶人之倡王曰句須重

存疑者夫仁義至正固所當行况仁義又自有其利乎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未有仁而或遺其親者也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尊君未有義而或後其君者也蓋仁義原君民固有之良心而感應必如此○此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王曰亦有仁義而已正是在上人事故註言人君躬行云云○

按此故末節緊接亦有仁義歸結到在上之人遺後二字輕講此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踪相形殆悚醒梁惠甚○大金倪氏曰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乃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朕之利乎  
纂紹間編夫利之篡弑興其害有不勝計者舉世之人皆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皆由于此為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于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廢於艷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意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重平 荀句 去聲 造如 字 防音 放去 好去 聲



全旨合衆○此章推見人君當公樂于民之意重賢者而後樂此  
一。句。不。賢。者。何。是。反。足。上。之。詞。不。平。對。○指。出。一。借。字。正。賢。者。所  
以。能。樂。處。指。出。一。借。字。正。不。賢。者。難。有。此。不。樂。處。文。王。夏。樂。一。法  
一。戒。軍。法。文。王。邊。

序孟子見梁惠王適王立于沼上乃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曰賢  
者之居亦樂此乎○按曲池曰沼○丘月林曰立與顧兩事平看  
曰字當帶下句讀此字兼所立所顧說若依蒙引則指鴻雁麋鹿  
則孟子兩個此字亦當只指鴻雁麋鹿矣○賢者亦樂此句王高  
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漸詞此其一益可進于賢者故孟子  
進機而導之以可樂也

序孟子對曰王意謂賢者不樂于此以臣視之必賢者而後能樂  
此若不賢者雖有此可樂者亦不能樂也○按趙注不賢之人上  
兩破家雖有此亦爲人所奪太說實無末節地虛括矣  
首淺說不現諸文王乎詩有云文王經始乎靈臺方其臺之以度  
其地營之以正其位但見庶民相與攻治之不日之間已成之雖  
其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踴躍如子趨父事不召  
自來也臺下有園王在靈園則見麋鹿馴伏而不驚鹿濯澤而  
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園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於魚躍于中  
者魚之跳躍益合園沼之物無不得其所焉詩人之言如此夫文  
王以民力爲臺之高爲沼之深室乎以爲獨己而民乃趨成而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倏忽而成若神靈之所爲者  
而又樂其臺下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鶴焉民樂文王之樂如此

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心平日愛民與聚勿施而與之借樂故能得  
民心而自樂其所樂長亨和平無事之休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  
此也○大全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俟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  
下有園有沼併以游觀耳○文王以民力以爲是孟子釋詩之意  
引詩不必講只重釋詩上形容而民歡樂之軍指于來句不包下  
二句於初魚躍是民樂之詞不是文王自樂與民借樂不是推臺  
池鳥獸之樂于民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亦有其樂如治  
時之政是也只說平日有恩惠及民不致勿亟之命便無此命而  
民有不于來

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心平日愛民與聚勿施而與之借樂故能得  
民心而自樂其所樂長亨和平無事之休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  
此也○大全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俟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  
下有園有沼併以游觀耳○文王以民力以爲是孟子釋詩之意  
引詩不必講只重釋詩上形容而民歡樂之軍指于來句不包下  
二句於初魚躍是民樂之詞不是文王自樂與民借樂不是推臺  
池鳥獸之樂于民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亦有其樂如治  
時之政是也只說平日有恩惠及民不致勿亟之命便無此命而  
民有不于來

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心平日愛民與聚勿施而與之借樂故能得  
民心而自樂其所樂長亨和平無事之休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  
此也○大全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俟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  
下有園有沼併以游觀耳○文王以民力以爲是孟子釋詩之意  
引詩不必講只重釋詩上形容而民歡樂之軍指于來句不包下  
二句於初魚躍是民樂之詞不是文王自樂與民借樂不是推臺  
池鳥獸之樂于民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亦有其樂如治  
時之政是也只說平日有恩惠及民不致勿亟之命便無此命而  
民有不于來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按本塞  
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 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園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入與民借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連音憂鶴詩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  
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園靈沼臺下有園園中有沼也鹿牝鹿也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  
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  
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 善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  
也日指夏樂害何也樂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入與民借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連音憂鶴詩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  
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  
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靈園靈沼臺下有園園中有沼也鹿牝鹿也  
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  
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  
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  
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  
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 善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  
也日指夏樂害何也樂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卒矣六因獸病民以至於飢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是即其殺人之政無異于刀者也。○庖有四句不。因。上。二句。致。有。下。二句。

暴家引夫獸與獸相食且人為其以類相殘而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以生養斯民者也。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則是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不曰君而曰父母。正見其一体相親處。

序仲尼言曰始作本備者其人死絕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為其作備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猶為可惡。如之何其剝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王急反而自改可乎。○象引此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流。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孔子所以惡之。○上章始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備其夫。故其言直。

全首合參○大意以得民心為主。惠王志在報怨。孟子則進以行仁救民而與王業。雖不明言報怨而報怨之長策正在於此。摠以百里可王一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首刑報怨為目。而精神全在服日二字。○省刑一節與彼奪二節。意實相承。而句句相反。言仁政之得民下言虛政之失民。一得一失之相形。此所以無敵此所以可王也。

暴發說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人時天下莫有如其禮盛者焉。喪之所素知也。及至寡人之身。東戰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大河南之地于秦。方七百里。南又困辱于楚。此寡人始於先人也。願為先人一洗其恥。如之何則可。○晉國二句是敘先世之盛。東戰西向是嘆今日之衰。○按寡人恥之存疑。且言辱及先人。○曰願為先人一洗其恥。即先人也。

義舉引王曰王何慮及敗之使唯以雪恥也。此處定于百里。而可以王乎。天下死於無道者。千里之梁也。○梁字按地字。與境字。自梁字起。○凡句是一章。大意下四節皆推明此意。此方者。僅足之高。因王與敗之後。其氣甚鬱。故言百里猶有可王之概。此便言梁地之仁。意甚深。○蓋此推明仁政二句。即是下文意也。

卒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飲之。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循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

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備言勇為去聲○備從

東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易靈暑似人形而已。○古易之以備則有而且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嘗言作備者但謂象人皮葬孔子後惡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幸獸食人之心然備一已之欲而不恤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

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玉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傷太子申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自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去聲比必

比音

比音

比音

比音

比音

比音

比音







之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誰人肯歸向他。○當時列國。既有封疆。則各盡地而守之。民欲  
合彼趨此。必有所禁制。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序對曰。天下之民莫不歸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之生意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者淳然興起矣。其  
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耶。今夫天下之君。皆為大牧者。皆重  
刑厚斂。爭城爭野。未有不嗜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如大旱之望雨矣。夫  
誠望之如是也。民之歸之。由水就下。沛然。其勢誰能禦之。使  
止耶。而何天下之不與之也。夫王與吾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益  
者。奈之何哉。○久早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此節主意如此。○天下  
莫不與句。且虛謙下。正言莫不與之意。知夫苗一長。即與易曉。况  
而言。以苗喻民。苗之稿于旱。喻民困于嗜殺之君。黃以雨而興。喻  
民以不嗜殺之君而興。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既望之便歸之。此  
天下莫不與。而所以定于一者。在其中矣。

能一之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  
矣。其若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未音扶。淳音勃。由當  
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故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詳

全肯恭指南。○此章只是保民而王。一句便了。而保民。只在不忍  
二字。然不忍之心。不察。則不能知。不擴。則不能推。所謂擴充  
者。只是發政施仁。發政施仁。只是制民常產。使老幼各得其所。此  
是保民而王。○首節至是。心足。王是孟子。對齊宣王而語。○不  
忍之心。足以致王。次段至遠庖厨。也是致王。以察。誠。次段至善。惟  
其所為。是致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擴充。不能擴充。皆病  
在求大欲。言大欲不可求。當保民而王。末段說到恒產而保民之  
政。方盡  
序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其當時取威定霸之事。亦可  
得聞之乎。  
蘇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無有道相。文經營治  
業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本之聞。無可言也。若王必欲臣言  
之意。不止。則有王天下之道乎。○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  
如桓公。魯侯。匡天下。則誰不與。

蘇氏曰。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曰。王道甚大。其  
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其勢莫之能禦也。○德字。輕有齊王言人  
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非謂王道本於德也。○保民。即德。不是以

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  
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  
能令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亡國。孟子之言。○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豈偶然而已哉。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  
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王去  
言。與下  
同。伯  
同。為夫  
聲。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  
其先詳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德去保民如下發政施仁。推恩教養。皆是保民。保四海關土地類。皆是而。至此處且泛言。○陶逸則曰。保有保養意。含下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保有保。意。含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含下無兵構怨。

序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何由知吾可也。對曰。臣嘗聞之王之臣。胡斲曰。王一日坐于堂上。有牽牛而行過堂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此牛之斃。殊恐。像似他無罪而就死地。誠可憐也。牽牛者對曰。牛既舍。則將廢鐘之事。與王同。寡鐘大事。何可廢也。其以羊易之。胡斲之語。臣如此。不識果有此事乎。○胡斲一段。是齊王恩及于物之事。乃以之証可保民者。人有這個心。既可以及物。自可以保民。○寡鐘之寡。謂寡寡也。○以羊易之。亦王語也。○按作人之無罪。畢竟添痕。即指牛說好。○寡鐘非牛不可。以羊易之。使不得只是宜王一時仁心。發動不可遏。抑姑以此替之。全要得他不及計較處。

魯家引王曰。此事有之。對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心。是易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意彼時百姓。或皆以王為計其費而愛也。臣由王不忍其斃。殊之言思之。固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是心足以王矣。以為有此不忍念。明便舍個保民的端。便有火然。果達光景。又恐齊王一時不能。故設言百姓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把愛與不忍字。令王從理。發念處。出個

毫厘千里之介。要他察識擴充。以得其本心。非徒閒為設難也。臣固知一語。熟甚喚醒。○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上以察識擴充是心。足王句內。尚不可用。○按註察識擴充四字。實預領以下通章之意。而括之于此耳。

序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誠有百姓如此相讓者。然齊國雖編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利。即終所謂不忍其斃。殊若無罪而就死地。吾故以羊易之也。○麟士按。然亦大槩肯肯之詞。誠有百姓烙心為愛。向齊國以下。烙上不忍句。俱是依樣葫蘆。語畧不見有察識之心。故下節又設法以推之也。

序孟子難之曰。王無怪異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迹有可疑。彼百姓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乎。但王若果不忍其無罪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何所別擇焉。而乃以羊易牛乎。王不能自察識也。笑曰。是以羊易牛之心。當日誠何心哉。我其實非愛惜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今却空乎百姓之謂我愛其財也。亦無難乎。無罪之羊焉。已。○按麟士云。是誠數句作一滾說得之。○麟士云。是誠何心哉。一何字。便是擺蕩下。兩句不必云何。故易之以羊。又添一何字。是。○達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單讀此句。却是自解之詞。今為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詞也。罷

麟士曰。易之以羊之字。指牛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牛以羊。亦可作自解之辭。若云我非愛其財。而易大以小也。則不得不作自疑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斃。殊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寡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說音核。舍上聲。斲音解。殊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寡鐘新鑄鐘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屋。鄰也。斲殊。恐懼貌。孟子述。曰。

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斃。殊而不忍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

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曰。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吾國雖編小。吾何愛

一牛。即不忍其斃。殊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安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之詳矣故諸說多從此見三句三說誠句自疑非愛而易之句自疑空平句自疑既自解一句又反不得不自認一句然因自疑而然然疑是解說不來話不得順而轉折遂差如此是在善讀本

文者  
纂存疑孟子啟齊王曰雖百姓皆以王為愛然亦無害也此乃仁術也然牛羊皆無罪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寡而不忍之心得以流行所以為仁術也凡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其生之肉是以君子雖以禮用之有不得已必遠庖厨而不忍于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所為正合于君子何傷也○仁就發用上說於難處之際而有善處之方是之謂術仁術重全不忍之心上不可以鍾得寡牛得全平看蓋鐘得寡字而與仁術無下只是起牛得全意見牛未見羊只是以羊易牛之故乃仁術頭項事非仁術之實也証分貼要明白○大全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于擴充未發在于預養○謝士按君子遠庖厨本出禮玉藻蓋成句而孟子用之也

纂大全張氏宜王問孟子之言有得于心而說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于忖度而得之夫子今日之謂也夫易牛之事我乃自行之及反而求之小大之故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遂于我心戚戚然有動于中而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焉但此心甚微而王道甚大此其所以合于王者果何在也○戚戚心動而有所感傷也正被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了前日之不思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可見此心原是吾固有而不從外得也○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勉之以擴充○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纂淺說對曰有白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是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乎王曰否不許之也曰既知此則知是心合于王矣蓋人貴而物賤人吾同類而物吾異類是以惻隱之動于民切而物遠仁術之施於民易而物重今不忍牛於其勢緩而事難者思足以及之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於百姓所在勢近而事易者保之之功反不至是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為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為不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為不用其恩焉既不肯用恩因以不保故王之不保民而王乃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之而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擊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于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動親于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曰否是何足為人欲言願不為是而求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  
可得而知也蓋欲開關我土也願使秦楚肉而臨中而外而  
安撫四夷儼然一統其大欲也然所欲既大則其所以求之者亦  
大以若此則兵糧之費而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所欲也蓋  
喬木而求生魚夫無可得之理也○管子不若諸臣指肥甘五者  
○王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則便欲開關文圖霸事○管子亦知王  
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備此以形出也其好大喜功之心勝土地  
三句正是王天下事也且與兵糧之費而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所  
木求魚之喻辟土地殺得初不若諸臣指肥甘五者而求若此一  
辟土地朝秦楚楚後中國為秦楚而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所

序王曰大欲惟求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于此焉緣木求魚豈不  
得魚亦無後來災禍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竭盡心力而為之到後  
來非惟無功且自召災禍必不能免者矣王曰後災可得聞與曰

道何事理甚明且說郢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能取勝王曰楚  
人必勝曰知楚之勝郢然則天下國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夫國之  
大者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人民之眾者兵力之弱者固不  
可以敵夫兵力之強者此理勢必然也今楚計海內之地大約方  
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兼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其九分之一也  
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而服海內千里之八何以異于以郢而敵  
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敗臣所謂有後災也夫欲不可以力求如  
此王若必欲求而遂之蓋亦反乎其本自有小大衆寡強弱皆所  
不計而自得之者矣○人全陳氏曰丁里有九齊楚燕秦趙魏韓  
宋中山也○秦顧涇陽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之意蓋  
子却又說有甚三言且又肥後災兩字去敵動恐嚇他令能向  
來一戰雄心不惟不消破下來然則三句因詭智而論論之揭出  
一本字此心為保民之本即為王天下之本反字當元謂反其所  
為與兵糧在者則難在根本上用功也

序求大欲之本亦在仁政而已今王以不忍之心而發之為政以  
施其善教之仁將見仁恩所感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子王之朝  
以行其道耕者皆欲耕子王之野以安其業尚賢知王之而虛無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  
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楚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  
肥抑為豈

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  
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  
齊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也臨  
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未  
魚言必  
不可得王曰若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郢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  
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郢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  
其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  
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  
服入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欲疾其君之... 望王之... 則四海來歸... 欲不待而自得矣... 何與兵... 子那... 不待大也... 言發請政事... 天下三字... 欲為欲方是大欲若一人... 欲天下...

增淺說王曰王天下... 施行之願夫于開其... 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行

纂大全輔氏孟子曰... 恒產而猶有常有之... 民則無常產因而無... 所不為而人皆犯罪... 不預養以階之階罪...

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 恒心只是一個虛而言之則曰善... 起民不重士也言士既不可多得... 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序是故明君知恒產所係之重... 計口授田使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 之歲則終身飽暖即凶荒之年... 此然後設教驅而之于善... 輕省不費力矣所謂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也... 繫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來明君即仁人... 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恒心也... 有所積蓄而為善所謂有恒產而有恒心也此是泛言其理

序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 妻子雖當樂歲亦終身困苦... 民惟有救死而恐不足矣... 無恒心也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起怨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潮買音古...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焉無恒心故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上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當心民則不能然矣罔是故明君制民猶羅網取其不見而取之也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纂大全陳氏曰由此現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  
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仁政則有不返其本而顧民  
之產矣

序制民之產之法何如每夫受五畝之宅而墾下種之以桑則帛  
有所出而五十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  
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之而飽矣夫受百畝之田勿  
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八口之家可以無饑餓矣恒產既制恒心  
以生於是謹庠序之教又於其中申明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知愛  
親敬長而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老者於肉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則教養甚厚治化大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  
王者正以此區區但功何足道哉○大全胡氏曰此章甚詳而集  
註斷之甚約蓋欲黜伯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  
向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  
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從行也○存疑通章主意是在是心足至句老  
斷然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存疑通章主意是在是心足至句老  
吾老一節是答他所以足王者在康斯加彼耳五畝飯乃舉斯如  
彼之實事今恩足以及禽獸至快于心與是發其不能王之政義  
言大欲不可得反而歸之于土者是與他辨難到事勢不可為虛

然後以教語幹轉之看能開闢變化許多意思許多氣力○乘  
言此節正是發政施仁以及六之老幼者也五畝三段是民有恒  
產重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正明君之制也恒產制民可以有恒  
心故有謹庠序一段即上驅而之善一句意重制產邊庠序以崇  
言以應上恒心耳與告梁玉不同衣帛句正應及人之老黎民句  
正應及人之幼末句正應大欲不必求不可不制恒產以盡保民  
之政也

全百合泰○通章以與民同樂為主王之好樂甚重看同樂即見  
也蓋甚之為言非謂古樂之甚下今樂正謂同樂之甚下倘樂樂  
論公私不論今古能滿其好樂之量便可致王先王世俗云乎哉  
同樂在仁妙上說非鐘鼓管籥之謂

纂象引莊暴見孟子曰暴徒見于王王語暴以己之好樂暴彼時  
未有以對也曰王好樂何如徒有病于治也孟子曰好樂亦無妨  
也將患王好之未甚耶王之好樂誠甚而到極處則齊國其庶幾  
于治乎○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甚二句通  
篇之意已與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于王云云○此節王之  
好樂甚足及論道理須暗合同樂意

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贍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此所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王○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

王政之本常生之遺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

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

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

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世齊王非

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

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銅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







能鼓樂也。不但鼓樂為然。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王羽旄之美。莫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巡來。庶幾無疾病。何其慈也。能田獵也。夫民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由平。曰能行仁。政推其樂。以及民。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曰庶幾。曰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感幸之意。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感幸之意。○蒙引註。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與民同樂。非與民同鼓樂也。○泰宋羽皇曰。勤勞之志。鐘鼓之樂。卒歲有幾。憂勤太過。而疾病生焉。小民之所恐也。故一聞樂而欣欣然。無疾病也。

蔡蒙引。今王好樂而即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庶幾無疾病。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好樂甚而齊庶幾。又何疑乎。○此節。樂實落龜齊王正收好樂甚二句。則王矣。便是齊與庶幾。不須補。不必慚。今樂猶古樂意。方完。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得其所也。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與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衛。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毛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全旨合於○通章重與民同之一句。見人君當公利以恤民也。在民猶以為大。何也。何分。上是齊王就制度上較。囿之大小。而與其民下。是孟子就民心上原。囿之大小。而異其君上下相形。要得引誘齊王意。○齊宣王問曰。嘗聞文王之囿。地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也。○大金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達之者。文王豈樂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勿雉得往。知其然也。○孟子因齊王問文囿。說個千傳有之。切勿認真。蓋將錯就錯。不直抵幾。遂借來作話柄。以開誘王引他到公利上去。○序王曰。若是其大乎。曰。嘗日之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野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然民之欲芻以牧養。與蒐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與兔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以七十里之囿。而與一國同之。則用者多。而出者寡。民之以為小。不亦宜乎。○泰講義。民以為小。不是

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衛。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毛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感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恐之此若說物有  
限而取無窮是貪利不顧義者之誤也

序若王之國有不然者臣始至子王之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因而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但百姓有殺其國中麋鹿者  
即如殺人之罪以百姓抵死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以陷  
民犯之不敢避之不能而以爲大不亦空乎至亦法文王可也  
○趙注設陷并者不過丈尺之間冷至陷非乃方四十里○爲阱  
于國中句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

○全旨合泰○運籌分知在更合之機處交機之運籌重在在天  
下上蓋仁以相恤智以相守勇以相濟無非欲與天下相安而仁  
勇恤小而不顧後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及立國則仁  
必貽害于人智必受辱于己反爲不仁不智矣最舉文武二事証  
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密大可見  
古人處大小之間政不必謹勇但更從矣天下之心起見乎後  
說安天下與前段保天下相應正是交鄰大國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鄰國於我者  
有順逆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爲能以已之大而  
事鄰之小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

在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當然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爲能以已  
之小而事鄰之大未嘗因其侵凌而廢禮故太王事獯鬻句說事  
吳是也○仁者惟見理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  
已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以大事小事以心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  
○孟子胸中是先有個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事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事凡仁者皆已有所指  
平

增淺說益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  
之在已誠心愛人而自然合樂樂大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  
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慢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編履其氣象  
足以保天下吾見民間常懷德于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  
畏天者制節謹度其規模足以保其國吾見以禮自向執能侮之  
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無所妨礙之謂樂○有亦成世之謂畏  
樂畏二字已在上文爲能二字內○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點出智  
之妙耳○只重二天字言這等句容是樂其度乃樂天者此等樂  
是畏其威乃畏天者也天者理而已矣我爲人理當合容我爲  
小理當敬謹保天下保其國是論其理却帶效驗以說動時○  
○大全明氏曰味前節說並此節註兩自字見樂天意兩不敢字見  
畏天意○存疑包含編履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二  
句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下面保一國之規  
模亦然○保天下保事是容保保國的保字是保守  
增淺說詩云畏天之明威于時保之而勿失○畏天者保其國之

何也曰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空乎

初堯音饒○芻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

國中民以爲大不亦空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句音鈞○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  
小偏勝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  
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  
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  
語史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編履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  
此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周頌我將王曰大







全有合泰○此章見入君當同樂于民之意前二節問答已完  
下引景晏之事是証以齊之故與欲玉納誠以與民同樂也樂以  
天下一句乃一篇之要領其詞極其簡潔在行勸取與打勸齊下處  
在君臣相悅四字

寡大全胡氏曰齊王第孟子于雪宮而說焉是也至西勝其禮遇之  
隆曰賢者亦有此安居之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  
有此樂也然非特賢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  
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民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  
之也○現集註不但與賢者共之句便見得與民共之問賢者亦  
樂此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者其辭雖重賢者亦有此樂指賢人其  
詞顯○蒙引雪宮之樂有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  
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說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語言人  
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宮室與民共  
之○按集註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四句此皆以不得與非其上  
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

繁淺說為下當安為下之分不得而弄其是者則非也君當  
為君之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大全蔡氏曰用上句以陰  
助下句不詳說  
繁存疑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心而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  
效是故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安居粒食民之樂也誠能所感與聚  
而樂民之樂者民亦見臺池鳥獸而歡悅聞鐘鼓管籥而喜而  
樂其君之樂敵國外患君之憂也貧窮無告民之憂也誠能所感

勿他而憂民之愛者民亦有事為之趨有難為之赴而憂其君之  
憂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是樂以天下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是  
憂以天下夫憂樂皆不以已而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  
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樂四句言憂樂相通要說得憂  
樂相開意出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大同要舉一段渾融和洽  
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  
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于民因使民情通于己是人君憂樂不  
以已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  
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麟士按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齊

增淺說孟子勸王同樂因舉齊先世以引之曰昔者齊景公問于  
其臣晏子曰吾意欲觀于轉附朝舞之山復遊海濱而南至于琅  
邪之色但不知吾何所修為而得比于先王之游現當時後世皆  
以為盛事也○此下四節以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  
子偷述先王現而旁及今時之樂隨之以先王無流連云云緊喝  
惟君所行正進以法先王也何修二字正與下行字相應○只是  
引他法去不是要法景公

增淺說晏子對曰以游現之行爲不荷而有志于先王蓋哉吾君  
此問也今以先王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適乎諸侯曰巡狩謂之巡  
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  
于天子曰是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  
廷也是皆非無事者而又每年以春秋二行巡于畿內之郊野省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  
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何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

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

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

上者非也為民止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止不  
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

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樂以天下矣憂

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遊海而南放於琅邪吾

何能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遊循也放至

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民之耕有不不足者補之省民之饑有不給者助之故夏時說內之  
諺曰吾王若不行遊則誰知吾之不足而吾何以休吾王若不  
樂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  
為四方諸侯之法度焉此先王之法也○蒙引遊狩遊獵又必解  
曰遊所守述所職何也正以見非無事者言一為巡諸侯所守而  
行一為述所職于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夏時  
只帶省耕者敘不必通管巡狩遊獵○大全或問以省耕敘為游  
豫曰巡狩遊獵亦豈游觀也哉而乃以答游觀之問故省耕敘亦  
說得游豫○省耕敘天下諸侯皆然在巡狩遊獵之外天子省其  
畿內諸侯省其國中○存疑無非事者非字當無字看○泰醒言  
度非真以遊豫者為令甲也雖一遊豫間亦使諸侯見其德意而  
欽承之耳○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以下言今時之變  
蒙引今也諸侯之游觀則不如先王然君行則師從師從且糧  
食非惟供億之煩民實出之而夫征之擾民實供之於是民之飢  
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明昭然相與譏諷而民乃作慝不廢其怨  
恨焉蓋天子之命本教諸侯撫一國之民今上方遊王命以空虛  
下民其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流而無窮極凡如此者或流或建或  
荒或亡無所不至而為所屬諸侯之憂焉○若流水流也從流每  
流也○大全饒氏曰師行糧食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又曰  
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許氏曰師行而糧食  
諸師眾從君行者皆累乾糧而後故有飢而弗得食者○言師行  
即斥其眾多亦非間句也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  
○述豫也省視也飲收穫也給亦足也夏時  
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  
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  
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  
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時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  
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  
食勞者弗息明昭有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宿古縣反○  
此語與也三章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糧之屬明昭側目貌昏相也譏  
諷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  
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蒙引云從不訓  
順乃訓逐從  
下自上逐流  
而下也從流上  
自下逐流而上  
也下句從戰之從  
亦是逐也

序流連荒亡何如從流下以游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以留而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而無厭至于廢時謂之荒樂酒而無厭至下  
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  
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述其  
事  
纂存疑夫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如今時者二者惟在君之  
所行也君行先王之法則亦先王矣不則為今時矣君當自勉哉  
晏子之言如此○泰李取一口惟君所行不兼今時之弊看晏子  
已明說先王無流連云豈又令君自釋所行不兼今時之弊看晏子  
于先王現恐其徒托之空言故曰先王無流連荒亡也亦述先王  
之道可為後世法者至明惟君力行之耳非諱釋之說也  
纂紹聞編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轉問朝儻之規不復行而  
大戒令于國以示更始出舍于郊不敢自安而一以省民於是始  
與發龜廟以補民之不足者而行晏子之言焉既又召太師曰不  
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志一時之盛蓋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  
也角為民徵為事君臣以為民為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為民為  
事之樂而因雅招在國以美其名如此其樂章之詩有曰畜君何  
尤蓋言晏子能止其君之欲也臣竊即此詩而思之忠臣之心  
惟恐其君之有欲夫畜君者似乎逆君而實愛其君也既出于愛  
君夫何尤哉王誠如景晏子之相與有成則能與民同樂而民  
豈復有非其上者哉○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畜君以言言  
好君以心言○大全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當只末一句

流連荒亡解此下文諸侯從流下而忘反謂  
謂附畜之獸然也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則謂  
此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論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

可與見為合卷  
荒下  
卷之二  
二二







所宜王聞之而嘆美曰善哉夫子之言乎真先王愛民之遺也曰  
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故取民  
無制不能行此王政對曰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也嘗曰豈詩有云  
公劉處西戎之時乃田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其其德也豈詩  
襄之中為遷都詩思以輯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而為  
矣斯張也干與戈威與揚俱備也於是方以啟行而遷于豳為由  
詩言規之故公劉之民必使之居者皆有積倉行者皆有裹糧而  
富足如此也然後可以及方啟行而立國興業焉誰非好貨以  
民也王如好貨亦如公劉與百姓同之於王天下必何難之有  
也此兩節孟子只重在與民同上二君處心無一毫物我之私故

不忍使民貧也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不忍使民無室家  
也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未必已存是奸而始推之與民同  
也在孟子曲誘齊王故因其所好而引以告之耳

所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又好色則心惑用後而不能行此王政對  
曰好色亦無妨昔者太王亦曾好色而鍾愛厥妃詩云古公亶公  
因狄人之侵來朝走馬率西水之滸以至干岐山之上於是及其  
妃姜女率來相與偕宇而居當是時也民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  
無賈而無室之夫誰非好色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如大王與百  
姓同之於王天下必何難之有亦何碍于王政也是在王行之可  
耳○蒙引好貨好色而推已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云云  
○公劉遷豳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大王遷岐在流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子孫皆教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  
失其祿蓋其先世常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  
此忠厚之至也○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  
市議祭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  
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滌水梁謂魚梁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祭妻子也惡惡止其身  
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人  
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  
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  
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  
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愛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愛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

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靈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  
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  
啟行言行遷於商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  
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  
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 王曰寡人  
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

此京本越成下乾  
是作本悲音音

此京本越成下乾  
是作本悲音音



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念。王孫政施仁不外乎是。○存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耳。公劉詩。只從故居者有積倉兩句。顯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好貨好色。云云。孟子於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同民。蓋與民同則好貨不自好。好色必有節。而好貨好色之心亦安矣。此孟子變化人手之術。最為巧妙。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會恭。○王文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慶者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薑。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濟。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文音 唯去 聲 五反 扶 夫音 扶

全自合。○此見人君當直難于已的意思。上是齊王明于責心。下是齊王昧于處已。○休要云。四境不治。是立言本旨。首節原情。次節議法。即此是四境不治。斷案全要。真真一。民有心之問。無心之答。的情。景。出來。

增茂說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曰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之衣食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自楚反也。則友固凍餒其妻子。則王之臣。當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托而負之。此不信之友。論義當絕其交。棄之而不友焉。增茂說曰。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則為君者當如何以處士師耶。王曰。有官守而不盡其職。是謂曠我之官。論法當去其位已之。而勿任焉。○按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祭獻公之祀。以司刑。冠。漸。擊。鼓。致。邦。令。士。之。入。刑。

增茂說孟子因問王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乃顧左右以釋其懷。言他事以亂其說。此實足與有為者。○大。輔。氏。曰。有。善。忘。賢。之。心。無。實。已。謀。言。之。意。○四。境。之。內。不。治。只。大。緊。冷。話。也。不。着。齊。王。身。上。

全自來。○此章見國無保。世。臣。而。今。官。當。廢。棄。無。臣。為。世。臣。也。戰。國。人。主。輕。用。輕。言。甚。且。輕。殺。日。以。其。身。立。下。後。世。之。禍。之。開。無。窮。臣。其。安。得。有。世。臣。又。何。以。處。國。所。以。然。者。以。是。進。時。不。識。耳。故。下。而。見。賢。見。不。賢。見。可。殺。見。不可。殺。正。對。何。以。識。其。不。才。於。政。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夫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以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河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此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此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將問







正欲其得真賢也。遲遲相死，非同增一箇人說也。○左右諸大夫之官，至爾人而始決。吾之察，亦因爾人而後施。爾人上節中未可字，勿聽字，然後字，察見字，全是就說。謹慎意，不可忽也。序不惟用賢，雖用刑亦然。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于一己私意，而出于國人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右說因說用入，帶說刑殺。蓋用舍則人心事。

後說夫人不壽，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可以為之父母，用之公而民心得，民心得而邦本固。此故國之所以可保也。○按前說，退不肯，亦是足進賢意，則如此一節，不當及命討平。看後把用刑帶在進賢上說。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一載湯誓，一載武成，於書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君臣者，千古不易之分。仁義者，百王不易之經。若夫君仁者，暴淫虐心，滅天理，則謂之賊。賊義者，顛倒錯亂，事傷倫，則謂之

殘賊之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皆誅。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泛論湯武之事，非欲宣王為湯武也。○孫疏此言桀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悟宣王垂戒于後也。○觀于武王，則湯之伐桀，亦猶是耳。是則桀紂之自絕，而非湯武之得已也。

全旨合參。○通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意兩節相承。前節論任賢，不如任木。後節論愛國，不如愛玉。然任賢不如任木，即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兩意自相呼應。言不愛國，正慢其任賢。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慢之，兩必使字，何等珍重。兩姑台從我，何等輕忽。提醒精神全在，則何如何，以匪二句上。

慕凌說：孟子以齊宣王不能任賢治見而諷之曰：治室必以木。上如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為能勝巨室之任也。使匠人誤斷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為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任人則欲其小如此。夫仁義之大道，及世而欲其所學者見之于行，而吾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不欲其大而欲其小，則何如。○大全史氏曰：言大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斷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舍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工師比賢者，大木比賢人所學者大。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人本至於用刑亦必如此。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懸反。○放置也。書曰：臣弑其君可乎。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善仁者，凶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倫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下，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纂說謂玉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其價雖萬鎰之多，然物重則不肯輕予人也。必使玉人彫琢之，知已不能而玉人能之也。至於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之所為，則何以故？而獨于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國不如愛玉矣。玉誠能委任賢能，其廢幾乎？○麟士按：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詞，然作多之之詞自佳。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怪嘆之詞。○教字或作平聲，詩文皆語耳。作教誨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強不可從。○賢人之能治國家，猶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人而不賢，則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節反覆，而中皆有姑舍句，雖在賢愛國若分，二意實聯貫如此。

全旨恭醒言。○此章見取國當順乎民心，宜王意在廢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孟子意在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宜王托之天心，幽而難知，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據。文武二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末節是答他取之何如。序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曾參說宜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夫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今也僅五旬而舉其成功，人力不逮于此，或者其天意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天殃。今欲取之，夫子以為何如？

增淺說：孟子對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設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人心皆已歸附，故伐商而有天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人心猶不忘商，故終身以服事殷，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于文王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增說：夫欲知天命，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乃簞食壺漿以迎，備王之師，豈有他故哉？邇燕水火之虐，而望救于齊耳。若使水益加深，火益加熱，則民之將轉而望救于他人矣。取之當易言哉。○蒙引：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加深，如火益加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父兄，累子弟，毀宗廟。

曰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從我則何如。勝平勝，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今有璞玉於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王喻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長上聲 璞傍入聲 姑莊平聲 舍平聲 女音汝 勝平聲 夫音扶 舍上聲 女音汝 下同 ○巨室大宮也 工師匠人之長 匠人衆工人也 姑且也 言今有璞玉於賢人所學者大 而王欲小之也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以萬乘之國伐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曰齊人乘燕亂伐燕勝之

孟子

卷之二

齊人

乘去聲 下同 ○以代燕為宣王

開去聲 下如字



單食四句直破其句二  
豈有他哉暗見得  
不是天意如是假如  
之如非譬也

遷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寧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火  
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如假之如即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  
麟士按楊龜山孟子解云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豈有他哉暗  
見得不是天意而已矣三字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明是說取  
之而燕民不悅

全旨恭翼註○此章見伐國當以仁意齊王與孟子謀殺兵尚欲  
得燕孟子為齊王謀殺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答齊王所以  
否兵之由王遠出令以下代補書止兵之策

序齊人伐燕乘勝遂取之列國諸侯將謀合兵伐齊以救燕宣王  
惑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禍多謀來伐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脩  
而預待之乎孟子對曰臣聞古之王者有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  
暴救民為政于天下而無與敵者成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  
而畏人伐已者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  
言也諸侯將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興也此非真激于恤鄰之  
義不過借以為詞待之脩之先自失其服人之機會故不免有長  
人之私憂臣聞二句且虛說下二節詳言也

淺說以湯為政于天下言之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  
天下已信其志之在于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則西夷怨南面而  
征則北狄怨怨之者皆曰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發  
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湯既至  
則歸于市者仍不止耕于野者仍不來諫其有罪之君而甲其無

罪之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書又有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則其  
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蒙引大註雲谷則雨虹見則止皆望  
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  
只管望着是雲是霓耳○此言湯之所以為政于天下處雲霓以  
正先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師未征之先其望之切如此以下先自  
說而後引書見湯師既征之後其慰民之望如此○達說後我后  
歸而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又定民大悅之意也

蒙引疑今燕虐其民王往而正之民皆以為將拯已于水火之中  
也是以望食盡樂以迎王師之來若使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其宗廟毀其重器如之何其可為也夫齊之強天下固畏之若  
無彘可乘耳今又加倍其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憂而人得  
以為辭天下之兵則從此起是齊實挑動天下之兵而不免于里  
畏人也○蒙引若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地下做此故下云止其  
重器○蒙引按下反其旌視內亦累其父兄子弟反字有味○此  
節見得與上節湯所行相反今燕二句與上湯之征為無異也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遊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單

丹食音福○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  
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

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言民望見其德也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

我后后來其蘇再引書證其大悅之言

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

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

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燕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休息也

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民以為將三句與上東而征至望雲東也無異也殺其父兄四句則與誅其君四句異矣故曰知之何其可也

寡淺說然皆已往之事無足論者為今之計王當速出其指燕之令以示人反其旌倪之已係累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誅于燕臣民之眾擇其賢而當立者置為燕君而後引兵去之則燕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猶可及其兵之未動而止之也不則王却彼何哉○存疑此條為齊王書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出冷包下三事猶可及三字最重對上速字看緩則不及事矣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功迫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萬與老同倪五羈反○天遣也為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廢者之老小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善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全旨合於○此章見八君當行仁政以順民意上節穆公欲歸罪於民中節示以民怨之故末節示以得民之道穆公全是責民而子却罪有司而責君之為仁

民莫之死謂無為教有司而死者也蓋非謂軍中無一人死者

寡麟士邰與魯聞邰穆公問曰今茲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有為之死者也將誅之則人眾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民之長上也似此疾怒以視其死而不救悖逆甚矣不誅其罪無以謝有司誅之乎且止下如之何則可也○聞不成戰也如之何則可言何如處之可使刑不至○監民亦知非穆公意欲有尤民之意○註民怨其上意在作節勿廢

寡淺說孟子對曰民之疾視其上者自田然也蓋四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者轉于溝壑之中壯者離散而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倉廩之數自實府庫之財自充有司竟無一人陳救荒之說于君而感郵之是君與有司在上暴慢不理而殘虐在下之民也管子有言曰凡人於世常成之當成之其出乎尔者即其反乎尔者也施報蓋不美矣夫有司平日疾視民之死而民因以疾視有司之死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者反之也君無尤民焉○節內弟之民三字蓋為公只曉得存司是君的不知民也是君的不○麟士校莫以告何最是說與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口出平尔

之○邰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聞胡弄反勝平声長上声下同○聞剛声也穆公邰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

孟子對曰凶年饑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歲君之民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反乎水○秦休安此正與長節昭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二人  
子便說死于饑歲者幾千人穆公方說長上而不愛子便  
說有司莫以告正是也示之意

序君無尤民則亦自反其不仁可耳君若行愛民之仁政則有司  
不敢不以君心為心皆愛其民斯民親其上死其長也如子弟之  
死而父兄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漢說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  
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事時非不親也此句是  
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在也

全旨合卷○此章見立國者自強自節又公欲事以保國  
依勢之在人下節孟子欲其自強以保國最理之在我民守之  
三向最重即下章所為德善效死而民弗去者是也

纂趙注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于齊楚而居于二大國之隅非  
有所事不能自保也將事齊乎抑事楚乎夫子為我決之○事齊  
事楚是於並事之中欲擇尤強者加厚之庶得有所依也

序孟子對曰依于人以苟安穩非可恃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所  
能及也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有斯池在加鑿之也其  
在加築之也與民同守之君必效死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雖  
難亦弗委去此自強以圖存理之可為者耳○是謀何非自強  
于謀也是言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無已一說是轉語蓋言無  
可奈何却有自立之策

鑿池築城守之具也與民守率其民以  
守也其君民在內此帶一句言猶未自有效死而民弗去是更校  
之時方着力效死指君於效死中見義之意弗去指民於其

身愛民之意○大全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備其民也愛  
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勿去人和也復效死而守義以備  
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全旨合卷○此章見守國者惟為善可以自信意文公以築城為  
恐而欲求免患之策則於前章守國之說亦不能為矣此外只有  
個遷國一策故舉太王遷岐之事告之而二節則勉之為善以自  
盡也○大全胡氏曰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不再盡  
其在人此章勉勉為善當盡其在我不再僥倖其在人

纂趙注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齊之西境今齊人併得薛將築  
其城以逼于滕吾甚恐其不免如之何則可也○薛在姓之國受  
仲仲之德

序孟子對曰滕國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每侵農之  
而力不能禦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邑而居焉則其時非謂邠地  
不如岐山之美擇擇而取之乃迫于狄人之難不得已而遷國以  
存耳○滕按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者之常法

纂趙注至子後齊周家與玉則太王為善之所致耳使為君者實  
能修德行仁如大王為善雖失其地後世必有王者若周家矣然  
君子凡事知其業于前而垂統緒于後只為所當為令後世可繼  
而行焉若夫成與王之功則天助之也豈可必乎君之方能如  
彼何哉但當勉勵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卷家引者為善是不  
為善人善人之德而履為積功累仁之圖創業即創此為善之業  
也以此善之于後即謂之就可繼謂此善可傳一時可傳後世要

也以此善之于後即謂之就可繼謂此善可傳一時可傳後世要

君無尤焉幾上声夫音扶○轉饑餓轉轉而  
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

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  
嘗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  
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  
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復公  
不能反已猶欲歸

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簡去声○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築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知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  
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

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可則非有以深得其  
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僥倖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幽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  
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孟子

幾上声夫音扶○轉饑餓轉轉而  
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君不仁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  
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  
嘗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  
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  
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復公  
不能反已猶欲歸  
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簡去声○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築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  
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  
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可則非有以深得其  
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僥倖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幽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  
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看為守見只是為此更不必合及成况○此處大王遷岐之事見  
得道非易事即如太王亦不得已而遷耳彼來以王城由二修  
德行仁可見存意不在險正死可守守可修意亦二句甚重然  
文法大王強為善耳苟為善三句義理如若夫成功句又見天  
必不負為善之人君如彼何謂太王不得已意蓋為善因隨小  
節施為善有許多難處故下強守不但強其不用力也而已矣  
三字見其本分修我善事原非以遷國也感不此太王雖存  
可遷之處正以斷文公僥倖一念引他心為善以自守耳  
○全言合衆○此章見人君當察經緯之密在如之何則可勿分上  
是文公求自安之策中二節孟子言以遷國而存之體言正遷死  
之經末節欲其擇而取之重守邊  
增說謂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鄰國之大夫則不得免  
其侵伐焉如之何則曰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初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將  
不得免焉太王乃統屬其國之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  
皮幣犬馬珠玉也乃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君事地以  
戰則殺人盈野是反以害大吾聞之也君子愛民如心不勝以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于地則  
汝輩皆有君矣於是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此則  
人皆曰吾君恩德及人深矣乃仁人也不可失也於是之如歸  
市焉古人迫于難而遷國以圖存者如此○按何應無君此語大  
是舊講似委之狄人一般雖言亦以壓虎狼豈仁人之心乎猶

夫言扶疆上声○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  
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  
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  
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  
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  
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曰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云二三子莫謂也此上有吾聞之便無若以為憂患我將去之  
人家其圖安樂處也大王實始剪商是何如主切勿講作臣圖  
別之象○仁人也就平日言方見感人有素意不必發今日言矣  
猶舍也

君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  
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  
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  
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  
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  
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  
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  
正也正謂此也則避之不  
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  
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禮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變  
序蓋遷者權也守者義也君請審已之力觀勢之便擇于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可也○此則非吾所能及也  
○大全韓氏曰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夫太王之夫  
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其當也

孟子卷之二  
三十一



全旨合卷○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故道法以天命自信  
正是不怨尤本領前二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于人未嘗固有  
所告而歸諸天行哉在我用舍在人而主宰者則在天也平公將  
見魯將用孟子行道之機也孟子用則滅倉身故以除喪之說進  
孟子不用則樂克憂故以貧富之說進然樂克不求廢滅倉身則天  
也○通章以天字作主全以天字壓到變人

纂淺說樂正子仕于魯穆子之賢于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  
將往見之變人滅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他日凡君出則必命有司  
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為輕身之貴以先加礼于匹夫之賤無乃以孟子為賢  
乎然礼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也厚過于前喪父之禮是不  
如所謂礼義則不得為賢者君何輕身往見哉公曰禮義不為見  
焉○玩將字便有從豫意所由開侍人鏡伺之門而命有司為不知  
以請而究其所往也礼義所包者廣但倉所謂礼義只是如節人

事裁制人情上見耳豐儉中節便是礼其厚薄合宜便是義

纂淺說樂正子乃入見平公曰君奚為中止而不見孟軻也曰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之所謂  
踰者豈謂其前以士之礼祭父後以大夫之礼祭父而以上祭則  
三鼎為薄後以大夫祭則五鼎為厚與為士為大夫喪礼各有分  
制賢者固不得而為也曰此言否也寡人謂其棺槨衣衾之美  
人得以自盡而孟子後喪其美過乎前喪之不盡美也曰非可以  
此之故謂之踰而饒之也蓋其時乎喪父則貧也貧則無財不可  
以為悅時乎喪母則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是皆出于礼義  
之當然非賢者不能得其宜也君何惑焉○以上二句且虛下三  
句五鼎乃其實也四句俱是祭礼然非問詞乃欲折倒平公也魯  
富不同有云使時皆貧而獨有厚于毋使時皆富而獨有薄于父  
這便叫做踰教語挑剔踰字極明白

纂淺說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以夫子之賢告于君君已為未見  
夫子也變人有滅倉者為數言以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小人之  
害正如此曰凡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止或有人尼之者然其行  
止實非人之所能為使能為尼也天為之也今我之不遇魯侯乃  
持教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滅氏之子一變人耳焉能使  
子不遇哉吾與子安之而已子倉必何責耶○蒙引此天字以氣  
教言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  
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  
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  
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敗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也○魯平公將出變人滅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故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備馬也孟子前喪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  
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  
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變人有滅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管侯天也。滅

氏之子焉。能使其不過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

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

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

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陸上

孟子卷之



